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一篇：過往的敘事 (Stories and Their Bones)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接下來登台的表演者們看起來有些奇怪，他們背著笨重的挎包，焚著令人感到厭煩的熏香，手持裝飾著緞帶的長矛及鈍重的劍刃，頭飾乍一看像是裝飾了華麗的鬃毛。但每當他們移動時，就會發出和諧的鳴聲或清脆的叮噠聲，有時還會像裝滿了骨頭骰子的袋子一樣發出沉悶的翻滾聲。當他們在熙熙攘攘的酒館裡的舞台上做著準備時，娜爾施饒有興趣地觀察著他們。該建築坐落在迪爾古爾湖修道院周圍的一個漁村的邊緣地帶，往往是來自鹽路的人們的第一站，或是即將踏上鹽路前的最後一站。在過去的歲月裡，它原本一直都只是一間小規模的茶館，是由一位老女尼經營著。她背棄了自己的誓言換來了三個喧鬧的丈夫們，以及抱有野心的一家茶館。在原本稀少的顧客漸漸變成了川流不息的洪潮之後，店主們被迫的只能擴大茶館規模，納爾施猜想著應該很快地就要開始更多的翻修工作了。要外出享受夜晚的顧客已經湧入了外面充滿茉莉花香的空氣中。她暗自記下筆記，要安排一次正式地會面，即使沒有特別的原因，也要定時聽取並整理一下酒館老闆們聽到的消息。納爾施身為道宗的身份意味著很少人會願意與她坦誠相待，更不會有人有勇氣不去討好她。



舞台上的兩人在額頭相碰之後，幻化為與其說是人，更像是一片彩虹織物組成的漩渦。再度出現時臉上已用野獸的面具遮擋住了，一個紅色，另一個藍色的。他們是什麼時候戴上的？納爾施好奇地想著。她坐得離他們很近，能聽到他們兩人用半熟悉的方言咯咯地說笑著。它聽起來有由蘇勒台借來的詞語、雜混著阿布贊的少許粗俗字眼以及和他們身上物品同樣怪異的動詞形態變化。納爾施很想問他們是來自哪個地方，為什麼他們的語法是如此地靈活，他們講話的語言特點是他們家鄉土生土長的還是從旅行生活中積累下來的，又或者是他們兩人獨有的。她有聽說過關於雙胞胎有可能發展出自己語言的傳說，而這兩個人確實看起來像是雙胞胎——他們有著相同的體型，相同的裂嘴笑容，相同的歪頭方式，感覺就像兩隻在分享著秘密的狐狸。

先等到演出結束後吧，娜爾施告訴自己。如果她在他們表演時打斷他們，那將會是個極其失禮的行為。儘管娜爾施也曾經是道宗——潔斯凱現在的領導者，這身份也讓她時常感到苦惱，或許他們會把她的關注視作為一種幸運。要是她能對他們有更多的了解就好了。這樣，她就能更好地評估接觸他們的後果。但為了獲得這些訊息，她仍需要實際上地與他們交談。這問題已變成一個無解的封閉式迴圈。納爾施——

「各位朋友們！」兩位中身材較矮的那個，如果納爾施要用聲音來猜的話，她應該是個女人，邊揮舞著手邊說道。

喧鬧的酒館裡漸漸地安靜下來，客人們開始紛紛坐在從擁擠的人群中找來的椅子或凳子上。沒有搶到座位的人就靠在牆上。當人群中低沉的喃喃聲漸漸減弱為完全的寂靜時，表演者再次用歡快的聲音開口道。

「我們今晚來到此地是為了招待各位——」

納爾施猛然發現，表演者已不再戴著青瓷的面具。它不知如何地就消失了，就連納爾施也沒有注意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張相較更為熟悉的臉譜，用紙漿和顏料繪製而成，那是娜爾施有時會在噩夢中看到的面容，一張會因勝利而欣喜若狂的臉。

「冬魂龍王」歐祝泰。

「並且進行教育！」

另一位表演者此時踩在一雙高蹺上，開始繞著她較矮的同伴身邊轉圈，從口中吐出煙霧，直到舞台被一片灰色所遮蔽，把第一位表演者稀釋成一個朦朧的輪廓。

「來告訴你們五大氏族曾經是如何被奴役、被鎖鏈綑綁著——」

黑暗中傳來拉扯鐵鍊及重物在地上被拖曳著的聲音，引得人群中發出緊張的笑聲。

「聽從龍王的命令，一位英雄——」

表演者從煙霧中蹣跚而出，娜爾施勉強嚥下差點出口的驚呼聲。歐祝泰的面具已不見蹤影，現在的表演者雙臂大開，彷彿可以環繞整個房間，臉上則帶著納爾施的面具，或者可說是某些人會刻在死亡面具上的版本——聖潔而安詳，毫無任何真實的表情，完美但是空虛。

「召集了各氏族的首領們來拯救我們大家。」

「不對吧。」傳來一個女人煩躁的聲音。聽口音是鐵木爾。「其他叛亂領袖們必須要去說服娜爾施幫忙。」

另一名瑪爾都工程師，從他們腰帶上掛著的各式工具便可以看的出來，不悅地點頭表示同意。「是的！她所做的就只有找到風暴儀式。」

娜爾施朝她正坐著的椅背縮了縮。她很喜歡這家酒館。儘管這裡經常人潮擁擠，或著顧客身上有時還會散發著一股臭味，但這仍然是娜爾施仍可以享有隱私的少數地方之一，或者至少是類似的感覺。她並沒有天真地認為自己可以作到不被注意到，但如果有客人認出她，他們也不會告訴別人。然而，如果今天的表演能夠激發觀眾對自身氏族的原始忠誠，那麼這一切都可能會發生變化。

「不管怎樣，科蒂斯才是真正的英雄。沒有其他叛亂領袖在死後再回來繼續履行職責的，」人群中一名婦女抱怨道。她的衣著明顯地告訴眾人她是蘇勒台人。她的下巴上鑲著閃閃發光的白玉，上面雕刻著精美的凹雕，表明她也曾死去，但在與死神短暫接觸後又回來承擔仍需履行的現世職責，而這些職責通常都包括與高層政府的合作。

娜爾施看得出她的衣服是用最精緻的絲綢製成的，顯然這個女人距離成為貴族只差一步之遙。「只是因為其他叛亂領袖都太聰明了，才不會被殺死，」瑪爾都工程師帶頭搶先說道，娜爾施再次看向他，他外表看起來感覺年輕得許多。他們的臉上仍然有著幼犬般的稚嫩神情，與他們凶狠的面孔形成鮮明對比。

一陣突如其來的震耳吼聲打斷了人們不斷的爭論。在表演者的後方，各種形體在煙霧中喧鬧著升起——有著蛇頭的「夷滅龍王」席穆嘉、頭戴鹿角冠的「滅世龍王」安塔卡、長著脊柱的「靈威龍王」寇安甘、如太陽般閃耀的「永生龍王」卓茉卡，當然還有披著羽毛，美麗而無情如同寒冬一般的「冬魂龍王」歐祝泰。人群中有人發出一聲尖厲的叫聲，讓娜爾施也跟著緊張了起來。這只是幻覺，她告訴自己，僅此而已。

但娜爾施的脈搏仍在她的血管裡暴動著。

「曾經，」表演者低聲吟誦著，不戴面具，雙手高舉合十。她的臉部毫無修飾，看起來既簡樸又未經雕琢，就像是一塊等待藝術家畫筆雕琢的玉瓷碎片。「龍王們統治過我們。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獵殺我們。」

煙霧開始流動，盤旋著，現在隱約可見翅膀和鱗片的影像。那些龍王們的臉扭曲著，消失在黑暗濃煙之中。雖然空氣中瀰漫著他們魔術的氣味，但卻看不到其他表演者的蹤影。黑暗之中開始迴盪出哭喊聲——那是乞求饒命的聲音。

「他們屠殺我們。」

哭喊聲被各種進食的聲音所吞噬了，骨頭的斷碎聲、從骨頭上撕下肉的聲音、從肚子裡掏出的內臟的聲音——那是一種潮濕卻又混雜的刺耳聲，那聲音如此地清晰，讓人不禁聯想到內臟被掏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層皮膚的影像。納爾施聽到了幾個人的干嘔聲。她幾乎可以聞到那惡臭的腐屍味。

「我們被迫選擇。要么服從，要么死亡。」

此時娜爾施回想起歐祝泰。她曾經是他最喜歡的新玩具，一個除了獲得更多知識之外沒有其他慾望的人。他是多麼喜愛她的這一特點，一個偉大的老師和他的完美學生。而她也同樣愛慕著他。在他的照顧下，納爾施茁壯成長，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基礎結構。在那幾年美妙的歲月裡，她沒有再感受到她平時的煩躁不安感。她當時所作的任何事都有了意義。

為了和平。

但這就是歐祝泰的天賦，一種冷酷無情的能力，他可以讓全世界相信，他的道路、他的願景不僅是更好的選擇，而且是唯一的選擇，即便這意味著要犧牲靈火戰士和潔斯凱的文化認同。與其他龍王們不同，這位偉大的導師無需強迫他們崇拜，也無需恐嚇使他們屈服，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戴上項圈，屈服於他的魔爪之下，只為希望自己死後能獲得他們所渴望的東西——作為對手的壓迫者重生。鐵木爾婦人說得沒錯。納爾施需要被說服。直到現在，她內心深處仍有一部分對自己的參與感到後悔。在拯救韃契的過程中，娜爾施失去了她的龍。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都是這樣活過來的。」

「其他的氏族的確是這麼做的，」那個瑪爾都工程師交叉著雙臂說道。他們是人類，這讓娜爾施感到驚訝，且體型修長。據她所知，瑪爾都族裏的這些職位通常都是由體型大得多的物種來擔任的。「我們的氏族並沒有跪下求饒。我們與寇安甘及她的族群達成了休戰協議。」

「一個除了讓你的人民挨餓之外什麼也沒做的停戰協議。你知道我是怎麼死的嗎？」那個蘇勒台貴族說道，在燈光之下她的眼睛顯現出十分奇怪的乳白色。「你氏族中的一個男孩用刀刺穿了我。當時我還是個生意人，正要回家去見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在鹽路上發現了他時，他就快要餓死了。我給了他食物吃，但這還不夠，他想要所有的東西。他殺了我就為了夠吃飽兩天的米粒。」

她嘶啞地說了接下來的話。「告訴我這值得嗎？告訴我這就是瑪爾都人所祈求的，這就是他們同意休戰協議時所設想的未來。告訴我，即便知道你的人民被逼到如此絕望的境地也不會讓你感到羞恥，我便再也不會提起這件事。」

「我很抱歉，」他立刻回答道。「你所遭遇的事情毫無勇氣可言。」

「無論龍王們怎麼努力嘗試，他們也無法磨滅我們的精神，」表演者咆哮著，似乎對台下無休止的干擾毫不在意，煙霧之中開始出現點點光芒，就像黑暗中的火炬一樣。「叛亂的餘燼始終存在不滅。很快地，它們就變成了一團無法撲滅的火焰。」

一聽到「火焰」一詞，煙霧就爆發成無熱的紅焰。

「英雄們從各族群中脫穎而出——」

時機默契十分良好地，第二位表演者從火焰中走出來，觀眾中發出稀落的茫然鼓掌聲，臉上洋溢著混著敬畏與恐懼的情緒。他走到同伴身邊站著，火光在他們瘦削的臉上投下深深的陰影，他們的輪廓彷彿不像是人類。

「——鐵木爾族——」

兩位表演者同時舉起右手，將其放下劃過各自的臉，就像一把斧頭落在噩夢的喉嚨上。當他們的雙手重新放回身體兩側時，他們再次帶上了面具，這次是龍爪艾什基和通靈語者阿爾紐爾的形象——她是領導鐵木爾叛亂的人，而另一位是預言她將勝利的人。

「——瑪爾都族——」，女演員說道，一眨眼之間，她就從戴著艾什基的面具變成了戴著鎮靈可汗珠高的面譜。

「——阿布贊族——」在她跨步向前走去時，他的對手同時說道。她肩膀一個旋轉，頭部猛地一歪，手掠過臉龐，從看起來像鎮靈可汗珠高變成了看起來像芙洛塔那驕傲的面容。

「——蘇勒台族——」她的同伴用清脆的男高音說道，儘管他現在戴上的面容完美地複製了科蒂斯的脸孔，但他的聲音卻沒有被掩蓋住。

納爾施開始能了解這對情侶是如何完成面具轉變的，這顯然與兩人所戴的複雜頭飾有關聯。巨大的白色毛皮和黑色天鵝絨的結構、銅色刺繡和翡翠花飾，以及尺寸大到不可思議的尾羽。顯然，面具是事先安置在裡面的，但納爾施還無法直覺地了解女演員是如何更換面具的，因為那似乎更難做到。

「還有潔斯凱族，」他的夥伴說道。

娜爾施皺起了眉頭。能親眼見證如此精湛的表演讓她激動不已，但她也希望能在餘生中不再看到自己的臉孔被當作道具使用。

「團結一致，」戴著納爾施面容的女人說道，她的聲音聽起來帶著一絲刻意強調著的狡猾感，這是對先前打斷演出的回應。「他們試圖終結龍王們的統治。他們齊心協力，為韃契的自由而戰。」

群眾發出的歡呼聲如此之大，令她措手不及。他們敲打著桌子，靴子踩踏在地板上的聲音轟然震耳。娜爾施忍住沒有用雙手摀住耳朵，但是聲音和震動實在是太強烈而且太大聲了。她能感覺到她身體骨頭裡的噪動。恐慌感開始佔據娜爾施的全身。在表演開始之前，酒館裡的情況僅僅只讓她感到擁擠，但現在，她和每個顧客之間好像沒有了距離，感覺如果她現在不趕快離開，就無法脫身了——她將永遠被困在這喧囂的聲音之中。

她用雙手的拇指輪流碰觸著手指，低聲數著數。當娜爾施數到二十時，她開始清點每個表演者頭飾上的羽毛總數（十八根，七根天然的，剩下的顯然是人造的）和瑪爾都工程師腰帶上懸掛的工具（總共十四根）。然後，她開始根據年齡、氏族、猜測的性別以及她能想到的任何其他類別對酒館

的顧客進行分類。又過了幾分鐘後，恐慌感開始漸漸消退去，娜爾施終於可以再次放輕鬆呼吸了。

「他們的戰鬥是為了讓自己的人民不再成為獵物，」表演者吼叫道，當她說話時，空氣中還迴盪著戰鬥的喧囂聲。她的聲音漸漸增大，直到如同雷鳴般震耳欲聾。藍光如火焰般環繞著她跳躍著。「這樣他們的傳統就會受到保護，他們的歷史過往就不會被吞噬殆盡，他們的生活將會只屬於他們自己的。儘管他們不顧危險挺身而出與龍王對抗，他們的信念並沒有動搖。」

她的對手彎曲手指，掌中出現的光芒凝聚成一個漂浮的立體模型，在她頭頂上空中盤旋像光環一樣。儘管它呈現隱約透明的天藍色，人們仍然能辨認出它是靈龍蟄居，正是娜爾施與她的盟友們聚集在此地改變了這世界的命運。

「納爾施，」表演者說道。「睿智的阿爾紐爾發現了一種古老的咒語，或許和多元宇宙本身一樣古老。」

「風暴連結點儀式。」

被勾起的記憶取代了娜爾施因周遭人群引發的痛苦意識。那是一場賭博，他們完全不知道儀式會產生什麼效果。如果當時的情況沒有那麼絕望，如果當時她是孤身一人，沒有了阿爾紐爾堅定的信念，如果巨龍們沒有因為區區的肉食竟敢試圖發動叛亂，而憤怒地步步逼近的話，當時的娜爾施可能就會就把那記載著儀式的破舊捲軸放回盒子裡，不再多作考慮。但他們已經走投無路了，而風暴連結點儀式承諾可以喚起韃契本身的精神。如果當時失敗了——

娜爾施把剩下的想法就此埋葬在心裏。

「就在熔爐的所在地，叛亂的領袖們展開了咒語，隨即一場巨大的龍襲風暴形成，一場比任何韃契人已見過的都要巨大——」

納爾施在遠處想知道表演者是否會接受建議——雖然這些十分高級的形容詞彙顯然是為了製造更好的戲劇效果，但感覺上根本沒必要。

「——然後，從其中浮現出來的是——」

幻象像冰一樣裂開，鋸齒狀的條紋蜿蜒而上，穿過熔爐的圖像後碎裂開來。碎片四下飄散，在納爾施的注視下，它們失去了原有的形狀，並凝聚成了另一個圖像。

「——靈龍們。」



當靈龍的幻影——被刻意縮小到適合酒館的大小，幾乎可說是可愛極了——從頭頂上飛過時，納爾施想到，它們不僅是被各個氏族寄以所有希望的化身，更像是能夠拯救他們精神的象徵。她看著在場的幾位阿布贊人的臉上浮現出回想到夢魘的痕跡，被逼向貝託的模擬像鞠躬致敬，回憶到卓萊卡要求阿布贊人拋棄他們尊敬的死者的故事。龍王將他們的祖先崇拜的傳統認定為非自然的行為，她逼他們在悼念過去或生活在現下之間做出選擇。如沙漠的太陽般燦爛的貝託，無視於這些法令，將阿布贊那些迷失的靈魂聚集融合成一種新的形態。

娜爾施看向蘇勒台女子，看到她的眼中閃爍著淚光。泰瓦爾為人公正無私，冷酷無情，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席穆嘉的統治之後，對他們來說一定是一種解脫。多年來，蘇勒台人不得不持續發明新的儀式和新的節日，希望這些能讓壓迫者從無聊感和無休止的妄想症中分心，並延後他們被消滅的命運。

瑪爾都人和鐵木爾人也是如此。寇安甘將他們互相對立，而奈瑞夫現在正將他們團結在一起，宣揚著團結的力量。安塔卡不停地吞食掉鐵木爾的通靈語者，將這個氏族變成了一個狩獵群體。他們淪為工具，生而為人的權利被剝奪。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只剩下為阿塔卡和她的子孫進貢，根據傳言，她和她子孫尤其喜歡吞食鐵木爾氏族的族人。但是烏列尼，熱誠的烏列尼，他們不會讓鐵木爾發生任何事。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

基於同樣的原因，娜爾施知道她應該要愛惜席科，這條她從儀式中召喚出來的靈龍，她騎著它與龍王們戰鬥，她用自身的信仰、對真理的崇敬，甚至參雜一些她暗中祈望能有更果斷的個性的渴望塑造了它的本質，但她卻無法完全真心的作到愛護它。這與她愛歐祝泰時有所不同，歐祝泰一直對她很好。她很尊敬席科，也很信任靈龍。如果娜爾施死了，她知道席科會繼續為她的下一位繼任者提供出色的建議。她的氏族現在很安全，而且在席科的看管下仍將保持安全。但依然她並不愛席科，主要是因為她高舉的翅膀彷彿像是在空中展開的許多捲軸，彷彿不斷地提醒著納爾施，她在終結她所熟悉的世界時所扮演的角色。

「叛亂的領袖們跳上了他們的靈龍——」

「等一下，」屬於鐵木爾的那道聲音再次響起。「他們是怎麼知道哪條是他們各自的龍？」

「我認為，」年輕的瑪爾都帶著點顫抖的聲音說道。「龍選擇了它們自身想要依附的領導者。」

「真的嗎？我聽說各自的靈龍需要各自氏族首領的靈魂碎片才能——」一位一直保持著沉默到此刻的阿布贊老人開口道。

「那不是我要說的——」一位長相漂亮的潔斯凱僧侶說道，娜爾施感覺能就想起她的名字。

「站在潔斯凱的立場，這場關鍵戰役的領導人顯然是——」

「我父親當時在場，所以他絕對知道——」

「你是錯的。」

「事實上——」

「媽媽，我想看演出，讓他們停下來——」

酒館裡到處都充滿了激烈的爭論，顧客們興高采烈地開始捍衛他們各自氏族的傳說。納爾施瞥了一眼舞台，表演者們站在那裡，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幻影龍在頭頂上無精打采地飛翔。幻術師對他的搭檔聳了聳肩，納爾施認為那也是哲學上的聳肩，而回應她的只是一雙深褐色的眼睛翻了個白眼。

「告訴過你我們應該選一個民間故事的，」納爾塞聽到他嘟囔著。

「好吧，我只是想做些帶有教育性質的——」

這又引發了另一場激烈的爭吵，讓無止境的噪音變得更加嘈雜。

「那些龍，」娜爾施開口說道，她終於下定決心她受夠了。「一開始是沒有形態的。」

她聲音的力量足以讓坐的最接近她的人感到震驚地沉默了，隨著她周遭的顧客安靜了下來後，其他人也紛紛效仿。她聽到有人低聲喊出她的名字，就像聽到了自由的承諾一樣在酒館裏擴散開來

，而納爾施則為又失去了另一個可以被像個一般旅行者來對待她的酒館而在心底默默哀悼著，從此以後來到這裡時，每個人都會關注著她的一舉一動。

「從龍襲風暴中出現了五道光芒四射的身影。五道有著龍型的身影，卻毫無任何特徵。它們就只是力量的化身，等待著被召喚化成實體。」娜爾施說著，再次感受到了席科是如何在她的影響下變化出外體的過程，感受到了它如何將連結深入到她的思想，尋找一條可遵循的道路。「我帶頭第一個跳上了一隻靈龍。然後其他人也跟著分別各自跳上去，從此我們和各自的靈龍連結在一起，就像它們對我們也是一樣的。」

娜爾施強迫自己凝視著前方，對眼前的人群視若無睹。酒館裡此刻已經是一片寂靜，這種寂靜背後的專注力似乎深不見底，讓娜爾施心裡突然湧起一種莫名的恐懼——感覺就像一張大開的血盆大口，一張等待著她的嘴，如果一但她放鬆警惕，就會把她整個人吞噬進去。

「我們齊心協力，騎著靈龍奔赴戰場，最終將龍王們驅逐入風暴之中。」

「正如我們所描述的，」女演員懷著希望地說道。「英雄們——」

「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頭，」娜爾塞說道。

台上的表演者們異口同聲地發出了同步的嘆息聲。娜爾施這才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嘗試著讓表演回到正軌上，而她對自己必須以第一手的經驗取代他們戲劇化過的情景來解說當時的情況感到些許的抱歉。不管是否有被美化過，娜爾施都對那張畫有她的臉的面具感到厭煩。兩人索性也盤腿坐在舞台上，和觀眾一起全神貫注地看著娜爾施，那頭幻影龍漸漸地消散了。

「雖然龍王們已被擊敗，但龍襲風暴仍然存在。而且變得更加兇猛。」



酒館裡響起一陣低沉的竊竊私語。

「它們已經強大到足以重塑這片土地。現在已有些地方是無人敢踏足的了，更別說生存了。更不用說那些新誕生的野龍了，這些新的龍是難以對付的野獸。我有收到報告說——」

娜爾施本可以繼續描述她所收到的報告裏觀察到的恐怖情景，包括她在過去幾個月收到並分類記錄的報告，每一份的內容都比上一份更加可怕。要不是酒館的門突然被撞開了，她也許還會告訴他們她身上所承擔的罪惡感，以及那揮之不去的恐懼感，擔心著自己是否反而換來了另一種更加邪惡的存在。在燈籠的燈光下站立著一個人影，雙臂大張。但無論是誰，看來都是拼命奔跑過來的，他們的身體正隨著喘息而在顫抖著。

「道宗！」新來的人大吼著。「道宗？您在哪裡？」

不好，看來她再也沒法回到這裡來了。

太遺憾了。

「這裡，」娜爾施不情願地舉起一隻手說道。

當他跌跌撞撞地穿過酒館時，很快就可以看清他的臉龐，是一個面容柔和、留著大鬍子的男人。

「有某種東西——有個人來了。她要求要見你，道宗。她——」

「你在說的是誰？」

「一個女人，」他氣喘吁吁地說道，並跪倒在她面前。娜爾施因他的跪拜而皺著眉頭——她不喜歡他可能會懼怕她的這種想法。「我想她應該是個女人，我不——」

「請冷靜下來，一切都會沒事的，」娜爾施說著，彎腰把他從地上拉了起來，雙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安撫著。

「她有翅膀，我的可汗，還有閃閃發光的眼睛。我從未見過——」

「她的名字叫艾紫培，」娜爾施輕聲說道。「如果她需要來到韃契來找我，那一定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第一篇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1: Stories and Their Bones](#)